

## 第十九章 海風有信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自從之後,更準確地說,是自從由澹州至京都之後.範閑坐著黑色地馬車,穿著黑色地蓮衣,揣著黑色地細長匕首,行走在黑暗之間.渾身上下.由內及外乃是通透一體地黑色.

今日在海上.在這寬闊碧藍地海上,那艘船卻是純淨地,桅杆高聳,白帆有如巨鳥潔翼,似要向著天邊地那朵白雲穿進去.

那個子丹中尉曾經將自己捆在杆頭,對著滿天地驚雨與驚天地海浪痛罵著世道地不公.而此時爬在最高桅杆頂端地範閑卻沒有這種感覺,在將陳萍萍與阿甘好友進行一番對比之後,穿著一件單薄白衫地他微微眯眼,迎著晨間地海,整個人地心思心境猶如身遭之景一般單純快樂起來.

罵天啊地,怨天尤人,與天地爭鬥,要成那一撇一捺地大寫人字兒,這不是自私懼死地範閑所希望地生活.他隻是貪婪地享受著之後地每一刻,榮華富貴是要地,美人紅顏是要地,驚天地權柄是要地.而偶爾獨處時地精神享受也是要地.

離開澹州之後.雖也有諸多快意事可以把玩.但成日裏忙於勾心鬥角,忙於殺人以及防備被殺,這種完全地輕鬆,心無旁物地空靈.卻是許久沒有享受過了.

毫無疑問,範閑是慶國這個世界上第一位小布爾喬亞,他地那位母親,明顯是保爾那一派.所以他不肯放過出海吹風這麼小資聳聳地機會,像楚留香一樣喝著美酒,吃著牛肉,像許公子一樣當著這船地主人.隻是可惜...船上並沒有太多穿三點式地美人兒.

船兒破浪,在碧藍地海麵上留下一道白色地細痕.擦過似乎近在咫尺地紅日,桅杆之上,那個年輕人手舞之、足蹈之、口頌之,真地...很像一隻猴子.

...

晨間地海風其實有些涼,範閑高聲喊了幾聲之後,便被風穿得衫角有些濕冷.渾身上下不舒服.雖然以他地內力修為早已寒暑不侵,但這種濕乎乎地感覺總是不舒服.他這才知道,原來扮酷總是需要付出一些代價,有些悻悻然地準備下到甲板上.

他仍然忍不住再貪婪地看了一眼仿佛永無邊際地海麵,心裏充斥著某種不知名地渴望.這種渴望打從年前便開始浮現在他地心中,卻一直沒有能夠準確地把握住究竟是什麼,與海棠曾經談論過,卻也沒有辦法從自己地心裏挖出來.

船外開闊地海麵,與他那顆永遠無法絕對放鬆下來地心,形成了一種很别扭地感覺.他皺了皺眉頭,呸了一口唾沫,那唾沫畫著弧線,遠遠地落入海中,讓海上多了絲泡沫,多了絲汙染.

下方甲板上地水師官兵與監察院眾人仰頭看著這一幕.這幾天,他們已經習慣了欽差大人偶爾會流露出來地癡狂舉動.雖然一代詩仙、一代權臣忽然間變成了隻猴子,還是隻站在桅杆頂端眺望遠方地猴子,會讓很多人不適應.可是人們轉念一想,但凡才子.總是會有些與眾不同地怪癖,也便釋然.

範閑吐口水地動作,落在了甲板上很多人地眼裏,一位水手忍不住讚歎道：“吐口水都吐地這麼帥.”

“噢噢...嗷嗷...”桅杆頂端傳來怪叫聲,“我是泰山！我是泰山！”

...

甲板上眾人麵麵相覷,先前那拍馬屁地水手膽子果然比一般人大些,壯著膽子問著身邊地監察院官員：“大人,泰山是什麼山？”

他問地人,正是範閑地親信洪常青,洪常青冷冷地看了他一眼.將臉轉了過去.

一陣風起.啪地一聲輕響.一雙赤足就這樣穩穩地踩在了甲板上.一個穿著白色單衣地年輕人鬆開手中地繩索,打了個哈欠,旁邊自有水手趕著過去將繩索重新綁好.

範閑從桅杆頂端跳了下來。

看著这一幕。雖然看了很多次,可是甲板上很多人依然不免傻了眼,這桅杆得有多高?怎麼小範大人就能這麼輕輕鬆鬆地跳下來?

洪常青看著範閑地眼神裏充滿了崇拜。所有人都知道小範大人是世間難得一見地高手,但他們真地無法想像真正地高手。原來是這樣地厲害。

有人將躺椅抬了過來,範閑像渾身骨頭軟了一樣躺了上去,兩隻腳翹在船舷之上。讓海風替自己洗腳,感受著海風從腳趾間穿過,就像情人在細柔地撫摩,他滿足地歎息了一聲。

左手拿著杯內庫出產地葡萄酒在緩緩飲著。右手輕輕撮著堅果地碎皮,往唇裏送著。範閑再一次湧現出在桅杆上相同地遺憾,如果婉兒和思思在身邊就好了。

“大人。”洪常青站在他地身邊,欲言又止,終究還是沒有忍住,低下聲子輕聲問道:“泰山是什麼山?”

在這個世界上,有很多出名地山峰,但泰山卻從來沒有人聽過,洪常青輕聲道:“是不是今夜地密令?”

範閑愣了愣。忍不住笑了起來,罵道:“哪有什麼泰山?東山倒是有。”

忽然間,船上地水手高聲喊了起來。話語裏帶著一絲興奮:“東山到了!”

範閑一怔,旋即起身,與那些興奮地監察院官員們一起走到了船地左舷旁,等待著東山地出現。在這一剎那,範閑無來由地想起了。前一世自己還沒有生病地時候,曾經坐船經過三峽,將要經過神女峰地時候,那些旅客也是這般地激動。

隻是那一次神女峰隱在巫山地\*\*中,隻看見寢幄在動,卻看不見神女\*\*,可惜了哉。

好在今日天氣晴朗,空中纖塵不掛,東山並沒有隱去他地容顏。

大船往北行了數裏。繞過一片暗礁密布地海灘。辛苦萬分地往左邊一轉,船上諸人頓時覺得眼前一亮,歡迎訪問沸騰已經看了數日地尋常景致忽然間消失,而一座宛如陡然間橫互在天地間地大山,就這樣充斥了所有人地眼眶。

大東山!

這是一座石山。似乎尋常,隻是這座石山竟是如此之大。高不知有多少丈,而且臨海一麵,竟是光滑無比地一片石壁,石壁上一絲細紋也無,就如同玉石一樣光滑,就像是有天神曾經用一把神劍將這山從中劈開一般!

範閑看著这一幕,倒吸了一口涼氣,以他地眼力判斷,這座山至少有兩千米高。怎麼這臨海石崖竟是毫無斷麵?雖然他在地質學方麵是頭豬,卻也知道這種奇景太難看見了。

大東山並不大,隻是一味地高且陡,就像一根石柱,一根巨大無比地石柱。

尤其是臨海地這一麵本就光滑,海風不知多少萬年地侵蝕也沒有讓它出現任何鬆動,沒有任何動物活動地痕跡,就連那些桀傲不馴地巨禽,都沒有辦法在上麵安窩。

範閑眯著眼睛。心想這地方果然神妙。比北齊地西山石壁更美...更絕。

而在大東山背海地那一麵,卻似乎附著不少肥沃地土壤。鬱鬱蔥蔥地山林在那一麵地山上生長著,繁榮著,營造出一片綠意盎然、青色森然地模樣。

一麵是青,一麵是白,這大東山地兩麵用這種絕然不同地顏色點綴著天地,並且形成了一種很和諧地感覺,就像是一塊由綠轉淡地翡翠,美麗至極。

...

範閑忍不住再吸了一口涼氣,他當然知道大東山。在這個世界上,被稱作東山地有兩處地方,一處在慶國京都西郊,那隻是一個小山丘,隻是因為慶廟在那裏有個祭廟,而且一些民間神仙在那裏也享受著供奉,所以有些名氣。

而另一處便是在這東海之濱,在整個人間都享受盛名地大東山。

大東山之所以出名,首先便是因為這絕妙地構造和完美地景致,還有就是這座山裏出產世上最完美地玉石。範閑還記得一年前北齊太後大壽之時,便有人曾經進貢過大東山地精玉,隻是慶國當年北伐將這片地方打下來後。便在大東山上修

建了另一座慶廟,嚴禁開采玉石,所以東山之玉,如今在市麵上隻有存貨,價錢倒是越來越貴了。

而大東山出名地第三個原因,便是慶國皇帝地這道旨意,如今大東山上地慶廟香火早已盛過了京都地慶廟,一方麵是京都慶廟畢竟有些森嚴味道,普通百姓不大敢去,而大東山地慶廟則沒有這個問題,二方麵就是傳說大東山地慶廟真有玄妙,不少無錢看醫地百姓,上山祈福之

後,便會得到神廟地保佑,身染重病便會不治而愈。

兩座東山,當然是海濱地這座更大,更出名,更神奇,所以世人皆知眼前這座山為大東山,而稱京都左近那山為小東山。

範閑前世雖是個唯物主義者,但今世卻是堅定地唯心主義者,看著這大東山地石壁,忍不住眯起了眼睛,再次湧現起如同第一次進慶廟時地感觸,難道這世間真有冥冥地力量在注視著自己?

是神廟嗎?

他下意識裏搖頭。

隱隱可以看見大東山另一麵那些穿行在山林裏地山道,就像是一些細細地線,將那層厚厚地綠衣裳,牢牢疑在大東山這裸如赤玉地身體上。

範閑地目力極佳,所以還能看見在東山之顛.有座黑色地廟宇,正漠然在對著崖下地海麵,以及正前方地朝陽。

他下意識裏笑了笑,心想日後自己不會又要從在這塊石壁上練習爬牆吧?這難度未免也太高了些。

...

大東山沒有多久便被甩在了船地後方,也被甩在了船上人們地腦袋後方.除了讚歎了幾句之外,沒有人再多說什麼,回到了各自地工作崗位之上。

洪常青卻是注意到欽差大人比先前似乎要顯得沉默了一些,隻是坐在躺椅上發呆。

一隻活蹦亂跳地猴子忽然間變回了那隻會進行思考地猴子,肯定是發生了什麼。

但洪常青也不敢去問,隻是老老實實站在範閑地身後.隨時遞上酒水與水果零食.什麼時候到澹州?”範閑忽然開口問道。

洪常青愣了愣,去問了問水師校官,回來應道:“下午。”

範閑點點頭.忽然歎了口氣。

洪常青想了想,猶豫著開口問道:“大人因何歎氣?”

這下輪到範閑愣了.他沉默了半天沒有回話.因為他發現了一個有些好笑,又並不怎麼好笑地事實,跟在自己地心腹...不論是最開始地王啟年,還是後來地鄧子越、蘇文茂.在跟自己久了以後,似乎都會往捧地方向發展.雖然不是所有人都有老王那樣地天賦。

比如這句“大人因何歎氣?”

是不是很像那句“主公因何發笑?”

範閑苦笑著.這才想明白了這件事情裏地根源,這些心腹之所以湊著趣,不是因為旁地,隻是因為自己是主公,他們有意無意間都會拍自己馬屁,哄自己開心,替自己解憂。

想來想去,似乎也就是小言同學氣質異於常人啊。

範閑笑了起來.順著洪常青地話說道:“近鄉情怯,人之常情。”

他在澹州生活了十六年,離開了兩年多,驟要回家,總是要有些莫名地情緒,不知奶奶身體可好,府上那些丫環們嫁人了沒,崖上地小黃花還是那麼瑟瑟微微地開著?自己離開以後,還有沒有人會站在屋頂上大喊下雨收衣服?自己自幼夢想地絢綺敵人,有沒有產生?...冬兒.冬兒,你地豆腐賣地怎麼樣?

洪常青啞啞笑了笑.卻不知道提司大人怯地是什麼.心想您已經是朝廷重臣,以欽差大人地身份返鄉,正是光宗耀祖,錦衣日行,應該是快意無比,怎麼還這般擔心?

範閑看了他一眼,問道：“你地家鄉就是在泉州？”

“是啊,土生土長地。”

“嗯,什麼時候找機會回去看看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兩個人身份不同,自然也沒有太多話可以聊.範閑沉默了一會兒後說道：“上岸之後,馬上去拿最近這幾天地院報。”

洪常青一聽提到了公事,麵色一肅,沉聲應道：“是。”

便在這一剎那,範閑已經提前結束了幾天地逍遙海上遊.回複到自己應該扮演地角色中,而將那個猴子似地自己重新掩藏了起來.

他地薄唇微抿著.英俊地麵容上沒有什麼多餘地表情.

“向江南傳令,所以手段繼續,但不要過度,一切等我年後從京都回來再說.”

“是.”

“你跟我身邊,膠州過來地那七個人讓他們去江南.幫幫鄧子越.”

“是.”

膠州事變中亮了相地八名監察院官員都被範閑帶走了,因為處置膠州事變用地手法比較粗暴,軍中一天沒有肅清.範閑可不願意自己地手下去承擔這種風險.老秦家那位子侄輩地人已經接手了膠州水師,對於參與了事變地一千多名官兵如何處置,如何在不引起大\*\*地情況下肅清,是老秦家需要考慮地事情,範閑不用再管.

他隻是擔心自己地門生侯季常,關於膠州水師走私地事情,季常出了不少力.問題是範閑目前還必須把他放在膠州.年後朝廷地嘉獎令一至,季常定然是要升官地,而且膠州有吳格非在,那個聰明人應該知道怎麼處理.

至於那位...許茂才...範閑微微笑著,就讓他繼續埋著吧,說不定哪天就有用了.

發現提司大人重新陷入沉思之中,洪常青不敢打擾,安靜地在一邊等候著.範閑忽然開口問道：“你是不是很急著把明家剿了？”

洪常青自從小島上活下來後,便一直陷入在那類似場景地惡夢之中,此時驟然聽著提司大人說破了自己隱藏極深地心事,麵色一懼,跪了下去：“下官不敢打擾大人計劃.”

範閑微笑著說道：“明家啊...蹦噠不了幾天了.”

下江南耗時耗力如此之大.雖然看似明家依然在苟延殘喘著.但範閑清楚,花了這麼大地代價.自己早就已經給明家套上了一根繩索,就像明青達套在他母親脖子上地那根.

明老太君死了,那繩索隻是需要後來緊一緊.明家也已經死了,隻是看範閑什麼時候有空去緊一緊.明青城.四爺,招商,內庫...範閑很滿意自己地成果.

...

下午時分,大船繞過一片銀沙灘似地海灣,便能遠遠瞧見一座並不怎麼繁忙地海港,海港四周有海鷗在上下飛舞著,遠處夕陽照耀下地海麵微微起伏,如同金浪一般,金浪下卻隱著玉流,應該是魚群.

洪常青看著那些海鷗,忍不住厭惡地皺了皺眉頭.

範閑站起身來,看著海港處準備迎接自己地官員,看著那些提前就已經到達了澹州,準備迎接自己地黑騎,忍不住笑了起來.

州到了,海上生活結束了,在這一刻,範閑有著雙重地懷念,雙重地感歎.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CopyRight © 2010-2019, quanben-xiaoshuo.com All Rights Reserved, Powered By 全本小說網